

<<生活简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生活简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53050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53059

出版时间：2010-4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傅菲

页数：22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生活简史>>

### 前言

这次回家发现，小侄子珠珠能够说一些简单而清晰的话了；喊妈妈时，那眸子里更有一种穿透力极强的童真。

珠珠一岁多了，与我们在场主义几乎同岁。

散文是从说话开始的，于是我想到成长中的珠珠；或者说，从珠珠逐渐清晰的话语，想到了在场主义。

对智慧的人，一岁也许就是一个坎。

过了一岁，不仅开始产生自己独立的话语，而且那话语逐渐清晰而明亮。

我相信，从童真开始，逐渐走向清晰、丰富、成熟和睿智，是一种生命的规律。

在场主义是2008年的3月8日诞生的。

一群对汉语散文先锋实验葆有热情的人，公开站在民间的立场，以亮剑的姿势和自己独具的姿态，站出来替散文说话。

如果还要往前追溯，追溯到“十月怀胎”。

就不得不提到2005年5月的“中国新散文批判”。

全国二十多位活跃的新锐散文作家、评论家汇集眉山，以善意的建设性姿态，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散文热，提出质疑与批判。

那次批判的意义在于，让我们清晰地触摸到，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散文兴起以来，散文意识的再一次觉醒，并由此带来了散文的空前繁荣与躁动不安。

## <<生活简史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生活简史》精神性：在场写作的精神性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。

对真实人性的肃露，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贴切关怀。

介入性：在场写作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、强调散文的身份和地位，提倡散文要扎入最深处的痛，要体贴底层，揭示真相，承担苦难。

当下性：在场写论文关注的是今天亟待解决的。

身边最感疼痛的，我们的人类的地球的问题，当下性要求作家要沉潜下来。

意志坚定：安静卜米。

有独立判断，迎击上去，有斗志和韧劲。

发现性发现是一种姿态，是新的起点和高度，发现是一种方法，用发现的眼光观照事物，用发现的刻刀解剖事物，用发现的心灵体察事物，传达出那不为我们所熟知的隐秘和本真；发现是一种结果、是对遮蔽世界的唤醒和照亮。

自由性：在场写作是在对写作策略全面洞悉基础上的无策略。

是遵守写作纪律基础上的大自由，是对写作无限可能性孜孜不倦追求中的澄澈和顿悟。

## <<生活简史>>

### 作者简介

傅菲，本名傅斐，男，1970年生于江西省上饶县。

1989年毕业于上饶师范。

江西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。

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曾以傅旭华的笔名写诗。

2002年开始写散文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散文》、《天涯》等三十余家刊物发表作品，多次被《散文·海外版》、《散文选刊》转载，并收入《2002精品·散文》（敦煌出版社）、《2004年中国散文年选》（花城出版社）、《人文随笔2006春之卷》（花城出版社）等十余种选本。

曾获江西省第五届“谷雨”文学奖等十余种奖项。

<<生活简史>>

书籍目录

总序周闻道001不要说，生活.....001一个疾病的夏天010烈焰的遗迹020你的身体是时间的容器027亲爱的城市036星空肖像042有一种生活让我悲伤049米语057尖叫的水流065后山：颜色与记忆的试验场075青涩之城——献给海岬上的女妖081耳畔萦绕的雨声087在别处偃卧097泥：另一种形式的生活史104废墟上的远方112碗啊碗119无人看见的城市生活128像白焰一样舞蹈136幻剑录139让我们在拥抱中回忆144重伤的影迹153棉花，棉花161危险的日常生活168胎记和釉色17537度185务虚者的饶北河192塔顶上的湖泊198落在低音区里的尘埃205弧形的郊外211火车，与远方有关的爬行动物220后记：散文是一种交谈方式227

## &lt;&lt;生活简史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不要说，生活…… 年前，红尘对我说，来转转吧，坐二十分钟的中巴就到了。而之前，他的无数次邀请，我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辞。其实我想看看永平铜矿的愿望，埋伏多年，它冰冷地瘫在我心里。是的，我必须去了。

从上饶到永平，只有二十多公里。

我坐在车上，散漫地看着向后消失的丘陵，蚯蚓一样爬动的河流，恍惚的人烟。

我迷惑于自己，为什么在十年前，犹如一匹奔驰的马，在这条线上呼啸。

那时，我们走旧公路，曲线在青溪、鹅湖蜿蜒，没入山峦。

我没看出铜矿有什么变化，与我记忆中的没什么差别。

冬天的风有点像封冻的河水，凝滞，默然，但蕴含着磅礴的力量。

主干道灰白，素净，两边的楼房缩在山腰上，表情僵硬，粉黄的外墙涂料有的剥落，有的露出水渍后的黑斑，远远看过去，像一群老人。

山冈上茅草枯萎的色彩，与矿区裸露的泥土融为一体，哀黄连连。

是的，冬天是一把剪刀，会对某些事物修枝剪接。

我们的内心景象也因此被涂改——有的在腐朽，有的已经死去，有的永远不再发芽，迎风的一枝被雪覆盖。

然而我并不伤感，我知道，所谓成长，就是一边开花一边凋谢。

永平是闽赣线上的咽喉之地，与鹅湖书院相邻，假如把鹅湖山比喻成樟树，那么它们就是两根反向延伸的根须。

永平，一个温暖的地名，祝福着每一个默念它的人。

车站像一艘破败的驳船，停靠在铅河边。

“丫”字形的岔口，把旅人分到不同的路上。

左边去武夷山，右边去铜矿。

岔口四处乱停着潜田，小货车，平板车，摩托车，昌河面包车。

一个从车站出来的人，会被一群备色衣着的人包围，有的问：“包车去葛仙山吗？”

那里的菩萨很灵的。

”有的问：“要吃铅山汤粉吗，用骨头汤熬的。”

”而不远处的地上，一伙人趴着身围了一堆。

“我押十块。”

” “我押两块。”

” “过路的，过来看看啊，我手中有三块牌，两块红的，一块黑的，押中黑的赔两倍啊。”

”一个妇女坐在石块上哭：“你们走路撞死，吃饭噎死，连老娘喝喜酒的钱也骗。”

这是什么世道啊！

”一个竹篮滚到车胎下，破烂得无辜。

红尘住在距永平五华里的主干道，具体的门牌我忘了。

1998年夏，赣州的三子、龙天、圻子来探望红尘，我陪同前往，去了他家。

这所被他称作“磨山房”的蜗居，在一楼，有些阴暗，潮湿。

他的书房堆满了报纸杂志，纸张发黄，墙上挂着他练习的书画。

那天中午，我负责烧菜，他们挤在一张小桌上喝得脸红耳赤，啤酒瓶在地上跳来跳去，聊当时诗坛最红的诗人，聊江西诗歌的出路，他们一副随时为诗歌壮烈牺牲的样子。

我站在桌边插话，菜烧糊了还不知道。

我记得进红尘家的小院边上，有四棵枇杷树，围着竹片的篱笆，牵牛花匍匐在篱笆上，暗紫的花从翠绿的叶丛吐出幽灵一样的舌苔。

丫间挂着黄黄的枇杷，狗在树底下乱吠。

我和红尘通电话，他的声音要停顿几秒才传进我的耳朵，低沉，缓慢，粗粝，给我极其遥远的感

## &lt;&lt;生活简史&gt;&gt;

觉。  
声音穿过了山峦，隧道，咆哮的铅河，无法触摸的记忆残片，它带有地气的潮湿，一个思想者深夜的黑。

然而，主干道单身楼2栋3楼2室，在1991年至1994年期间，是我每个月都要去朝圣的。

有时一个月去四次。

我不是说我对某个人有所崇拜，而是诗歌让我成为忠实的奴仆——一个在现实中卑微的人，很容易对圣洁的精神产生神圣感。

这是红尘婚前居住的“空中楼阁”，他在这里缔造了他的精神帝国。

把一个人具体到一个房间，无疑是残忍的——有某种肢解或者囚禁的意味。

302室也不例外。

窗户被红漆涂得发紫，有淤血的暗喻，玻璃上贴着旧报纸。

窗台上摆着旧皮鞋和系带的运动鞋。

从窗户的缝隙里，可以看见两张架子床，左边的堆满了书籍和杂志，右边的被子凌乱，后窗下有一张书桌，堆着几本辞典，尼龙绳上晾晒着矿服、短裤、洗脸巾、内衣，有的还在滴水，有的还鲜亮着风干的泥浆。

推开门，一不小心，会踢翻塑料桶，地上的搪瓷碗牙缸肥皂盒板刷，挤在一起，像一伙落难的兄弟。

有几次去，我叫上了亿华。

亿华在铜矿里做石匠。

他是写诗的，个头高大，练武出身，仪表堂堂。

他是我见过的记忆力最好的诗人，他随口能背出他熟知的诗人作品。

他说他没有条件订阅书刊，只有尽可能地背了。

“总有一天，我要背着石刀去找舒婷。

”他的语气很决绝，“没有诗歌我们都不要活。

”他还会做木匠活、补车胎、缝篷布。

1991年冬，比往年显得更寒冷，雨水一直没停过。

有一次，我到矿里，已经是掌灯时分。

亿华和一个工友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，托着铝盒，正在吃饭。

小锅搭在砖头上，灶里在烧水，木屑燃烧的烟在棚里翻滚。

15瓦的灯泡被风吹得摇来晃去。

我说，去红尘那里吃饭吧。

亿华从地铺的枕下，拿出一沓诗稿，说，今晚就以诗下酒。

那晚，红尘喝醉了。

我是第一次见他醉酒。

酒是四块钱一瓶的高粱酒，菜是食堂买的油豆腐、花生米、辣椒炒肉。

亿华一走，红尘开始哗哗地吐。

吐完了，他沙哑地哭。

这是我唯一一次见他哭。

没有眼泪，哭声泥浆一样浑浊、有力，有强烈的淹没感。

后来他靠在床架上，吞吞吐吐地叙说他的生活，声音隍慢暗下去，喉结在蠕动，头一歪，睡着了。

而我靠着床，对窗发呆。

灯光照着窗外的雪花，扑朔迷离。

到了半夜，红尘穿条裤衩，披件军用大衣，坐在桌前写诗。

不像现在，喝几杯，红尘眼白就出来。

在圈内，红尘算个酒的囚徒。

那时他酒量也大。

只要他和萧穷、紫薇在一起，至少有一个要喝倒。

1993年，一次在萧穷那儿喝酒，酒席还没结束，红尘说：“我出去一会儿。”

## &lt;&lt;生活简史&gt;&gt;

”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他还没影儿。

萧穷说：“我去看看，不要走丢了。”

”我和萧穷的女朋友又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他们还没回来。

第二天，问他们干什么去了。

他们说，打吊针了。

他喝酒的时候，手会微微地打抖，举着杯，说一会儿话。

敬酒的人急死了，问：“怎么还不下去？”

！

”红尘说，不就是一杯酒吗。

他头往后一仰，再满的酒也吞了。

他再用力地摇摇头，说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

酒洒在桌上，他也扑下脸去舔。

他不是个嗜酒的人，恍恍惚惚的。

他习惯于沉默寡言。

他微笑着看别人说话，不时地点头。

别人说错了，他也点头，点得那么赞许。

其实他什么也没听，他在想另一个问题。

经常和我们一起在302室喝酒的，还有一个女孩。

她的脸有些圆，白皙，眼睛有淡淡的雾气，做梦的样子，长长的披肩发使她多了摇曳。

她在学校教书。

后来我听说她和一个有妇之夫私奔了，在一家公司上班。

我找过她。

她坐在一个宽大但灰暗的办公室里，头发有些蓬乱，但胖了许多。

她向我介绍一个胡子拉碴，但头发光洁的人，说：这是老板，也是男朋友。

我一直在后悔，我不应该去看她。

2002年4月，她打过一个电话给我，说她在长江三角洲，已经八年啦，还没成家。

我不知她生活怎样，她早已成为人海中漂泊的一叶白帆。



## <<生活简史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生活简史》作者傅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西滕王阁文学院第三届特聘作家。写诗多年，散文作品常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散文》、《天涯》等刊。

《生活简史》是其近年来的散文优秀作品结集。

他对身边的人和事情都有十分独特的感受，并把感受到的一切用诗意的笔法委婉细腻曲折地描写下来

。

<<生活简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